



谭嗣同

长篇历史小说

长歌

任光椿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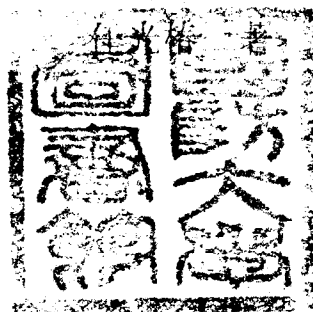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国防大学 2 061 3083 6

谭嗣同

上卷：长歌



文化艺术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国防大学 2 061 3079 2

谭嗣同

下卷 铁血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责任编辑:董瑞丽

封面设计:文 等

谭嗣同

上卷:长歌 下卷:铁血

任光椿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 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8 印张 62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5039-1363-0/I·564

定价(上、下卷):26.8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反映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维新及其前因后果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描绘了十九世纪末，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吞和瓜分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等种种情景，再现了革新与守旧的生死搏斗的时代风云。书中塑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谭嗣同的鲜明丰满的形象，刻画了光绪帝、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珍妃、赛金花和慈禧、荣禄、袁世凯、刚毅等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气势磅礴，文字优美，引人入胜。

目 录

楔	子	慈禧太后六十万寿	(1)
第 一 章		半傀儡皇帝	(3)
第 二 章		中日甲午战争	(14)
第 三 章		公车上书	(26)
第 四 章		浏阳双杰	(33)
第 五 章		一腔热血荐轩辕	(46)
第 六 章		谭嗣同与强学会	(65)
第 七 章		在口袋底的妓院里	(73)
第 八 章		风流云散	(81)
第 九 章		仁学	(95)
第 十 章		沪上才俊	(114)
第 十 一 章		湖南新政	(130)
第 十 二 章		新松恨不高千尺	(143)
第 十 三 章		光绪帝决意变法	(163)
第 十 四 章		天安门颁诏定国是	(182)
第 十 五 章		谭嗣同奉诏进京	(194)
第 十 六 章		父与子	(230)
第 十 七 章		洋务大员张之洞	(241)
第 十 八 章		赤地千里行	(258)

第十九章	义和拳红灯照	(268)
第二十章	勤政殿陛见	(283)
第二十一章	康有为看相	(303)
第二十二章	“奴才杀了老佛爷这匹马”	(316)
第二十三章	高神仙扶乩	(329)
第二十四章	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347)
第二十五章	暗潮汹涌	(360)
第二十六章	高处不胜寒	(383)
第二十七章	两面人	(402)
第二十八章	袁世凯与赛金花	(417)
第二十九章	光绪帝降下密诏	(433)
第三十章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450)
第三十一章	袁世凯告密	(460)
第三十二章	瀛台泣血	(472)
第三十三章	康有为流亡香港	(486)
第三十四章	心迹	(494)
第三十五章	大刀王五夜撞紫禁城	(506)
第三十六章	唐才常到上海	(525)
第三十七章	赛金花笑骂戏荣禄	(538)
第三十八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557)
第三十九章	刺袁	(575)
第四十章	李夫人之死	(586)
第四十一章	秋瑾赴京	(601)
第四十二章	唐才常组建自立国会	(620)

第四十三章	野火	(634)
第四十四章	北京城的义和拳闹剧	(659)
第四十五章	不堪一击的勤王师	(684)
第四十六章	秦鼎彝天津卫遇险	(697)
第四十七章	林红焰避祸走山东	(710)
第四十八章	肖公馆幽室生香	(729)
第四十九章	血染大通盐局	(747)
第五十章	募捐	(757)
第五十一章	诱惑	(767)
第五十二章	为蔡锷伐行	(778)
第五十三章	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	(786)
第五十四章	夭折	(798)
第五十五章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816)
第五十六章	刚毅者流之死	(833)
第五十七章	赛金花和瓦德西	(840)
第五十八章	剩好头颅酬故友	(846)
第五十九章	蓄芳待来年	(857)
尾 声	在谭嗣同墓前	(874)

楔子 慈禧太后六十万寿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的秋天，有三名清朝官兵，骑着蒙古快马，急急忙忙，风驰电掣般地从朝鲜新义州那边，驰过鸭绿江来，沿着从丹东经岫岩、海城、牛庄、盘山、锦县等地通向山海关的官道，向北京方向疾驰。

前面那人是都司打扮，头戴红缨帽，身穿马蹄袖箭衣，身上背着一个长方形的黄牛皮漆面护书，护书上还插着三根随风飘拂的鸡毛，说明那护书内装的是十万火急的军情公文。这都司身后，跟着两名剽悍的戈什哈，荷枪佩刀，紧紧护卫，催马不离左右。他们一路飞奔，马不停蹄，每隔六、七十里，便找当地驿站，换几匹快马，吃点点心，继续赶路。

原来这三个人乃是今年夏天钦命赴朝鲜平乱的清兵总统叶志超派往京城向皇上告急的军差。

这一年，恰好又是清廷老佛爷慈禧皇太后的六十万寿之年，朝廷拨下了三千万两银子，专门为太后筹办祝寿大典。一路上各处督抚、将军、司道、州县为太后祝寿献礼的人夫轿马，络绎不绝，挤满了各处的驿站。越是接近北京，这种进贡送礼的队伍，为扩建颐和园采办各种金石材料、花木珍玩的队伍，朝廷征调的各种工匠艺人的队伍，就越是拥挤，赶路也就越是困难。所以尽管他们急如星火，昼夜趲行，仍然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赶到了京城。而半月来，朝鲜的情况又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总兵左宝贵在平壤战死；叶志超等仓惶逃命，丢下大量枪炮、弹药、军粮、辎重，逃出了平壤；整个朝鲜已经沦入了日军之手；战火也已经燃烧到鸭绿江边来了！

然而，这时候，北京城内却仍是一片笙歌。坑坑洼洼、尘土飞扬、马粪遍地的皇城大街上，处处是花团锦簇，火树银花，五步一亭，十步一台，杂耍百戏，缤纷竞呈，完全沉浸在为老佛爷祝寿的喜庆氛围之中……

正如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带来了太平天国历时十四年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一样，这一次中日战争，也从此揭开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历史上又一连串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序幕。

历史的巨流滚滚向前，而那陈旧衰亡的势力，却总是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就会站出来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时代的乐曲奏响了。我这本小书所要记述的、历史的又一次光怪陆离的圆舞，也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半傀儡皇帝

1

那年夏天，北京的天气显得特别闷热。灼人的阳光，照在紫禁城内九重宫阙清一色的琉璃瓦上，闪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辉。

午错时分，宫廷内静悄悄的，除了顺着南来的薰风，从正阳门外，从大栅栏那边，偶而传来一片隐隐约约的市声；和从景山上、从西苑那边，传来一阵阵聒耳的蝉噪声外，整个皇城内，寂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就好象连空气也被这夏日的骄阳，烤灼得凝固了似的。

这一天，清光绪帝载湉，在文华殿接见完了欧美各国大使，回到毓庆宫来，正在御书房内歇息。御书房窗外的一丛美人蕉，正盛开着一簇簇花朵，被太阳一照，便闪射出一片火焰似的红光，反映在光绪帝那一身绣着九团金龙的明黄色龙袍上，映在他那皇冠正中的大红宝石珠花上，使这个青年皇帝的苍白面庞上，也好象泛起了一团红晕。

他今年才二十四岁，中等个儿，一张清瘦白皙的脸上，长着一对紧张的、神思不定的、梦幻似的眼睛。

此刻，他的心情是十分畅快的。

午前，在文华殿受到英、法、德、美、日、俄等东西洋各

国使臣朝贺的情景，使这个年轻皇帝的心境十分兴奋。因为，清朝皇帝在宫廷内成批地接见各国驻华使节，这还是第一次。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执政二十年的历程。自从他四岁入宫，继承皇位以来，他自己感到，在这二十年的时间内，整个国家，总算从道光、咸丰年间，内战不息，外患频仍的混乱危急局面中逐渐恢复过来了。想到这些，使他心中感到十分惬意。他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的景色，日暖风和，十分明丽，便决定到景仁宫去走走，看看他那最心爱的妃子珍妃，同她分享分享今日接见各国使臣朝贺的喜悦。

为了不惊动珍妃，他在动身之前特地通知内侍们不要先去通报，也不要任何用任何卤簿法驾。他挥退了一切侍卫，只让几个贴身苏拉抬着步辇，捧着午前各国使节为祝贺他的生日而献赠的珍宝，向景仁宫迤迤而来。

景仁宫的守宫太监们事先都没有接到通知，突然看到皇上驾到，要进宫去通报也来不及了。光绪帝在宫门内汉白玉石屏前下了玉辇，让苏拉们都在宫门外东西庑内伺候，便一个人轻轻地步进宫去。

这时正是午后，景仁宫内寂静无声，但见芭蕉冉冉，碧梧森森，轻风送暑，暖日生烟，好一派清幽静美景象。两边穿山游廊，都挂着各色珍禽鸟笼。廊上坐着几个宫女，有的在编织着茉莉花环，有的在低声调弄架上的鹦鹉。忽见皇上驾到，她们急忙跪下迎驾。光绪帝只微笑着摇摇手，让她们不要声张，便掀起珠帘，径直向西阁珍妃的卧室走去。

西阁之内，绣帘高卷，花气氤氲。那珍妃午后新浴，还未上妆，一头黑油油的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上身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雪玉色西式蝉翼纱紧身衫，下身也只系了一条法兰西进口

的银红色西式薄纱裙，正躺在一张湘妃竹凉榻上纳凉。当她发现皇上驾到时，正要起身接驾，光绪帝早已快步走到榻边，将她轻轻按住，并随意坐在她的身旁，命她不必拘礼。

原来这珍妃姓他他拉氏，乃是光绪帝最心爱的妃子，今年刚满十九岁。她不但生得容貌秀丽，心地聪明，而且由于她的父亲早年曾在广州做过将军，在南国最大的现代城市广州度过童年，因此从小就接触过不少西洋人物和海外归侨，懂得不少西洋风习和外省民情。自从四年前，同她姊姊瑾妃一道被选进宫来，与光绪帝成婚以后，她就经常把自己所知道的各种西洋掌故和外省生活情形，讲给皇帝听，使这个长期蛰居在宫廷之中，与民间生活完全隔绝、长年累月都是在紫禁城内这个狭小圈子中度过的青年皇帝，感到格外新奇。所以从进宫之日起，她就一直受到光绪帝的宠爱，成了皇上精神上的知己和最亲密的伴侣。每逢花朝月夕，光绪帝总爱到景仁宫来，让珍妃穿上新式的西服，给他进述一些有关西洋和外省生活的故事；或者是弹几支西洋乐曲，为他解闷助兴，帮助他扩大生活的视野，增加他对外界生活的了解。

今天他有意悄悄而来，看到珍妃浴后新妆，更显得清新俏丽，犹如一枝出水的芙蓉，带露的海棠，光彩照人，娇艳欲滴。他感到十分高兴，正准备让人把西洋各国献赠的礼品抬进来，同珍妃一道鉴赏，突然发现珍妃一脸愁云，眉尖微蹙，眼角噙着泪水，不禁心中诧异，忙问道：“爱卿今日有何心事，为何愁容不展？”

珍妃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皇上竟会突然悄悄地跑到景仁宫来，所以精神上毫无准备，正一个人躺在房中纳闷，想着宫中复杂的斗争、险恶的处境，以及近来常常受到老佛爷斥责的

情景，心中十分伤感。现在，她心中的秘密被皇上发现了，而她急切间又无法掩饰，只得低头回答道：“奴才自进宫以来，承皇上错爱，雨露之恩，重于山岳，怎敢有半点幽怨？只不过望陛下今后不要太眷念奴才，多到皇后宫中去走走，奴才也就心安了。”

光绪听了，更加不解，急切地问道：“汝这话是什么意思？”

珍妃叹息道：“皇上日理万机，哪里知道宫的细情。昨天奴才姊妹到颐和园去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又当面申斥了奴才，说奴才狐媚皇上，唆使陛下与皇后不和，今后如再这样，老佛爷说就要严惩奴才了。因此奴才只希望皇上多到坤宁宫去走走，与皇后和好，免得老佛爷怪罪奴婢，奴才也就万幸了。”说罢泪如雨下。

光绪帝不禁勃然怒起，正要发作，蓦地发现帘外有个人影站在那里，便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叹息道：“爱卿放心，今后朕知道了就是。”说罢低下头去，闷闷不乐。

珍妃虽然满腹心事，但她对光绪帝一直是真心爱戴，无比关切的。她知道慈禧太后娘家叶赫那拉氏，与他他拉氏早有宿怨；加上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又是慈禧娘家的嫡亲侄女，因光绪与隆裕不和之事，皇后常到太后面前去哭诉，太后早就迁怒于自己了。每当她想到慈安太后暴死之谜时，就常为自己处境之危险而感到颤栗。同时，她也深深知道，惟一能保护她的只有皇上。因为皇上是慈禧的嫡亲姨侄，又是先皇嫡系；眼前凡属先皇嫡系子孙中的贝子贝勒不是老了，便是小了，一时还找不出能够代替光绪的人选；加上光绪对慈禧的态度又一直十分恭谨，所以，两宫之间虽然有些龃龉，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慈禧

太后也还不会轻易地撤换皇上。只要光绪帝的皇位稳固，她自己也就有可靠的靠山了。因此，她总是从内心里衷心希望皇上的力量能够尽快地壮大起来，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现在，她看到光绪帝闷闷不乐，生怕急坏了皇上的身体，只得破涕为笑，转过来想法儿安慰皇上。

光绪帝情绪好转后，便让太监们把那些西洋珍宝用黄缎锦袱托着，捧进来供珍妃欣赏。珍妃一一看过，并表示十分高兴。她又命宫女们献上冰镇荔枝、甜丝雪藕、冰糖湘莲、水蜜绛桃等时令佳果，给皇上消渴解暑。随后，她又象往常一样，给皇上讲了几个阿拉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弹了几支西洋的名曲。她还告诉皇上，在广州时，她有一位塾师，名叫文廷式，人称江南才子，又熟悉欧美各国政事，是一个极难得的通才，希望皇上留意选拔，以积蓄辅佐力量。光绪听了，很感兴趣，记下了这人的名字，准备来日擢用。

光绪帝在景仁宫中适心适意地玩乐了好半天，直到金乌坠，玉兔升，已是酉正时分。他正准备安寝，奏事房太监却突然前来禀报道：军机处有紧急大事，要面奏皇上，请皇上马上出宫。光绪帝心中纳闷，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但他正在青春鼎盛之年，又有着一股要想有所作为的壮志；加上他是以旁支入祧的，自知必须有一番建树，才能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他自亲政以来，从不敢稍有懈怠，每天都要接见臣僚，亲自批阅文谕。现在，他听说有军国大事，重臣求见，自然更不怠慢，便辞了珍妃，摆驾往养心殿而去；同时命令内大臣传旨，叫起大学士李鸿章、师傅翁同和两位大臣，速往养心殿准备陛见。

酉正三刻，夜已深了，养心殿内却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昼。此刻，光绪帝正在这里夤夜召见大臣，会商军国大事。

召见之前，他已经仔细阅看了驻朝清兵总统叶志超送来的军情奏摺和直隶总督衙门从天津拍来的电报，知道朝鲜情况已经恶化，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汉城和平壤，日本海军又违背国际公法，击沉了打着英国旗号为我国装运援兵赴朝接应的高升号海轮，眼看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情况是很紧急的。军机首辅大臣恭亲王奕訢又有病卧床，不能赴朝。他只好先夤夜召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毓庆宫行走翁同和，听听这两位重臣的意见，以便明日早朝决定和战大策。

李鸿章这时已年过七十，但因保养得好，丝毫未显出衰老龙钟之态。他头戴一品朝冠，拖着代表特殊地位的三眼孔雀花翎，穿着大红一品仙鹤补服，罩着先皇特赐的黄马褂，端端正正地跪在御座前右侧的黄绫拜垫上，认真地谛听着皇帝的每一句问话。

他虽是四朝元老，手握兵符，权倾朝野，名震中外的大臣，自从前几年左宗棠去世以后，在满朝文武中，无论是从地位、资历、功业、名望、实力等那一方面来看，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同他匹敌。但是，凭着数十年宦海生活的经验，他深深懂得“居高思危”、“伴君如伴虎”和明哲保身的道理。他小心谨慎地自处于满汉大臣和慈禧光绪母子之间，对慈禧和光绪都始终采取着同样竭忠尽诚、毕恭毕敬的态度，即使他深知皇上与太后的关系，大权在彼不在此，但在这年轻皇帝的面前，也仍然极

力做出一种忠顺的样子，丝毫不流露出一点儿怠慢浮躁的神态。

光绪帝近年来已经收到了好几封弹劾李鸿章的奏摺，说他私通日本：“倭船运米则放之，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即私放”，“海光寺旁居民王某，为汉奸，经天津县获究，李鸿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为之说情”；还有人说李鸿章父子“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等等。这些事情都使光绪帝感到十分恼怒。他已派人下去暗访，虽然尚未完全查实，但对李鸿章这个人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他凝视了一下李鸿章朝冠上那颗特大的宝石东珠，然后缓缓地问道：“傅相乃四朝股肱，国家重镇，今日东事紧迫，不知有何良策？”

李鸿章略作思索后，从容答道：“和战大事，关系至大，皇上圣明，自有英断。不过，臣闻古有明训，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日本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势日强，这次出兵朝鲜，蓄谋已久，其势甚锐，依老臣之见，不宜轻敌，总以持重为好。”

光绪道：“朕也不是喜好用兵之人，不过今日之事，乃日本启衅，彼无故侵占朝鲜，杀我将士，毁我兵船，我怎能坐视不理？”

李鸿章沉思了一下，答道：“日本此举，确属违背公理。但日朝之事，自有国际公论制裁。想那朝鲜与帝俄毗邻，日本如欲吞并朝鲜，俄罗斯国决不会坐视；招商局有英商会办，高升号海轮乃悬挂英国国旗之客轮，被日本在公海上击沉，英国也决不会甘休。只要我朝能掌握以夷制夷之古训，折中于樽俎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依靠西方列强共同对付日本，一